

我口袋里的星辰 如沙砾

韩松落
著

江南江北，还是有少年横空出世，
生动饱满，身着白衣，眼睛黑亮，
然后，任他们退神退佛，
任他们等待世道艰难、零雪滚滚，
任人事堆积，将他们推入人世的浩瀚。

A painting of a young man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shirt and dark pants, is depicted in a dark blue, almost black, space. He is shown from the side, looking down at his hands which are clasped in front of him. He appears to be walking or floating. Several colorful flowers, including red, pink, and white ones, are floating around him, some appearing to be attached to his clothing or floating nearby.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ethereal.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我口袋里的星辰 如沙砾

韩松落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 / 韩松落著.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302-1686-6

I. ①我… II. ①韩…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2536

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
WO KOU DAILI DE XINGCHEN RUSHALI
韩松落 著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字 数 1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686-6
定 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新疆，从这里出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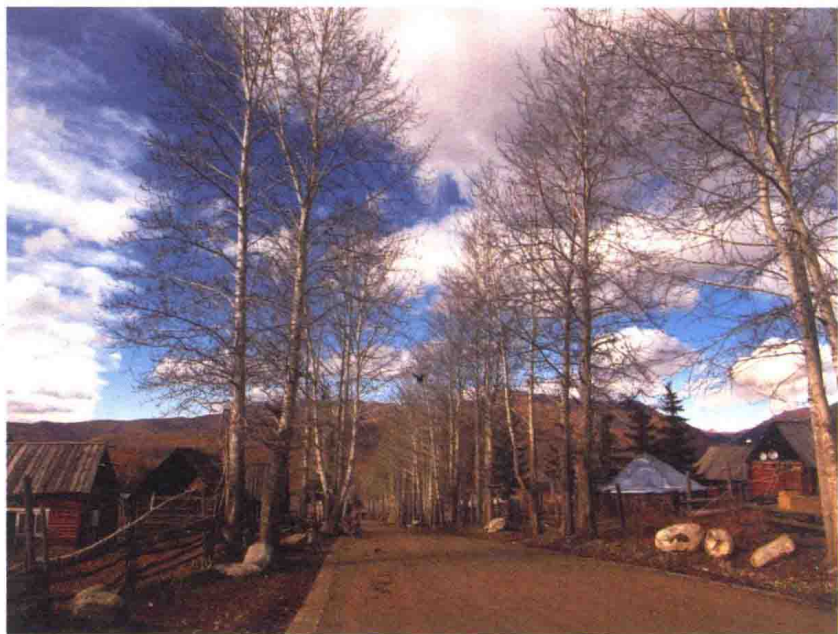
新疆巴音布鲁克的九曲十八弯。



新疆伊犁的那拉提草原。绿似乎无边无际，走着走着，就心事全无。



新疆喀纳斯，中哈边境的山林和河流。



新疆喀纳斯，白哈巴村。

离开新疆之后，我常回北疆，却再也没有回过南疆。直到 2013 年秋天，我一个人走在白哈巴村的小路上，越走越恍惚，眼前的一切，让我有灵魂出窍时光倒转之感，那白杨，那蓝天白云，那种湿漉漉又清冷的空气，让我仿佛回到 30 年前的南疆。

序 / 安慰了人世间的艰难

成年之后看过一段安徒生和格林童话，喜欢安徒生的笔触，但是，格林童话里阴沉的氛围，冷硬的调性令我印象深刻，挥之不去。故事总是发生在森林中，巨树疯长，藤萝蔓延，光线映入是深绿色，如深海海底。孩子们或者迷路、或被贫穷的父母遗弃，手挽手走入密林，等待他们的除了猛兽，还有饥饿，还有要吃掉他们的巫婆。用成人的眼光来看，这哪里是童话，简直是纪实：出生时带着不幸烙印者，终生将被不幸追逐。你穷，你会更穷；你被父母（原生家庭）伤害，你将被巫婆（社会）更重地伤害；躲避厄运的狂奔，把你带至更糟厄运之中。

二〇〇七年，第一次看到韩松落的黑童话，让我想起格林童话，同样的冷硬心肠，同样的阴沉压抑。比起格林兄弟，黑童话的文字妖异华丽如云南密林中的毒蘑菇，斑斓到引起人的生理反感。边反感，边阅读，就像每年云南都有人死于毒蘑菇。当时有一个异性对我颇有好感，吃饭时我复述黑童话给他，他变了脸色：这些恶心的东西，你不要看。我在心里纵声大笑。那些心中只有“正常”情感、对未来的全部设想是爸爸妈妈爱宝贝的人类，在当时的我看来是多

么可笑。他们假装黑暗不存在，恶不存在，他们的世界是二维的平面。我宁可待在毒蘑菇这一边，在黑暗之中。

韩松落的黑童话可能从未发表，这也正常，有哪家纸媒能容纳这样的污秽与阴郁。然后是《为了报仇看电影》《我们的她们》的出版，从二〇〇四年开始写专栏，写过三十多个专栏，作为大陆最重要的专栏作家之一，韩松落以这个身份出书并广为人知。

和专栏中他显露出的弓马娴熟的文字技巧不同，《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中的文字直白、暴烈、字字见血。这是……不要命的写法。这不可能是约稿，“那时候根本没有发表的渠道”。“那时候”，是一九九二年吗？因病休学的他在家度过备受煎熬的两年，终于获准重返学校时，“我改掉名字，重填履历，和少年时所有的朋友断绝往来，提着一口极为沉重的箱子，迎着秋天的、又大又红的落日狂奔回学校。”要理解那两年，就要理解他的命运本来是初中毕业进入母亲工作的商场做一个电器销售员，那年他十三岁；就要理解在有些年代、有的地方，要求上大学对家庭是一种伤害。“那时候”，是一九九六年吗？他成为一名养路工，“如果是运沙子或者石头，每天是十二拖拉机；如果是边沟，每天一百二十米；如果是油漆树干，每天是三公里。”“就在那时，我重新开始写作。”

这是他实际意义上的第一本书。第一本书，往往还来不及掩饰，在之后的出版物里，他再也没有这么多地写自己、父亲、母亲，贫穷。这本书里，看得我最难受的，也是我认为韩松落最好的文字，是他写母亲，那里面有种噩梦一样的痛苦。大萧条中出生的作家、犹太裔作家，文字里都有这种痛苦，像刀切割骨头，不疼，只是难受，醒不了的难受。

但痛苦不是这本书的全部。韩松落的文笔，属性是秋天，总带着萧萧肃肃的秋凉，书写痛苦，但并不兜售悲惨，这让他笔下的痛苦保持着人类的高贵。写热点娱评，也不会走向嘈杂与狂欢，热点被他写成了悲凉，最繁华处最悲凉。

心理学领域的“创伤的代际传递”，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后代身上，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求助于精神诊所的比例远比普通人高。而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的我们的父母，身上也分明有着幸存者的烙印，这烙印烙在基因里，通过一个个家庭，传递到下一代。

编辑同行中，韩松落的名字像传奇一样流传：他写得又好又快，从不拖稿，且常常作为救急作者，在一天内交稿，填补天窗。他有求必应，别人出书，求他写篇书评，他不但写了，还主动替你发在最好的报刊上。他救过许多场，帮过很多人，可自己出书时他很少张口，向那些他帮过的作家讨要一篇书评。被重创过的人，被命运拒绝过无数次的人，发誓不要再被拒绝，不被拒绝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求。你能从很小的端倪中看出幸存者后代的印戳，他，我们。

一度，他的文笔变得犀利而尖刻。那几乎是必然的，聪明人从来容易尖刻。那大概是他漫长的生病期间，去医院看病的头一天，他会特地多写一篇专栏，把第二天的补出来。

艰难地——人世间的生活从来都是艰难，被不幸烙印过而又敏感的人生更加如此——在不同医院的病房中辗转写着专栏，艰难而缓慢地，他的文风发生了变化，尖利的嘲笑变成叹息，仿佛是挖穿黑暗之后，对人性有了更多认识，更深体谅。每有热点，各大娱评

人发言看遍，再看到韩松落的总有新意、总能体恤，不由点头，“毕竟还是韩老师”。

如今的韩松落是一个进化后的结果，他并非一开始就写成这样，这件事情令人安慰。我们都曾在黑森林中跋涉，这本书看到第二遍，我看到的不再是一段县城青年的心灵挣扎史，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被驱逐的命运中呐喊出了：我爱，我恨，我依然渴望。从贫瘠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文字，汲取所有黑暗，啪地绽放，这是人的光彩，这是文学的胜利。

被命运逐入黑暗却不停留于黑暗，凝望深渊而不被深渊吞噬的，是我敬佩的人。记录下这个过程的文字，安慰了人世间的艰难。

绿妖

二〇一七年二月

自序 / 我口袋里的星辰

同样的文章，在不同的年代读来，会有不同的心得和感触。十几年前读到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时，并没太多感触，十几年后再读，却魔在里面很久。这个故事最迷人的地方来自对照，这边是黄土高原上窑洞里的孩子，他们被患病的老师带着，摇着铅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学习，那边是纵横宇宙的舰队和执政官，一场银河战争，毁灭的战舰以千万计，被引爆的超新星有两千多颗。窑洞孩童和星际联邦执政官的对照，村庄和宇宙的对照，让人心驰神往。这种对照的好，有美感上的，也有文明史意义上的，过去荒蛮，未来浩荡，两者互相映衬。

让我产生类似感触的，还有今敏的《千年女优》。女主人公生在一九二六年，在少女时代成为电影演员，从此，凭借电影穿行在各个时代，她忽而是二战中为爱人奔赴北方的少女，忽而是战国时代的公主，这一段，她是女忍者，下一段，她又成为艺伎，甚至消灭哥斯拉的女科学家，而在故事的最后，她乘上了宇宙飞船。这些角色，有对照也有隐蔽的进阶，既构成一部日本电影史，也是一部日本近现代史，更是一部个人史。

人生也大致如此，窑洞里摇着秃头铅笔的少年，可能变成舰队上的司令官（对，我知道小说里的少年们并没有变成司令官），小镇街道上的少女，或许变成把地球抛在身后的宇航员。

当然，未必一定要把进入太空作为最高追求和叙事上的高潮，进入太空，只是为了对照更鲜明，也是一种象征——他们之前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秃头铅笔费力写下的一个个字，堆积成了一键消灭一个星球的武器，无数个农耕时代的少女，一个个接力，把我们推进宇宙时代。人生不是空中楼阁，需要漫长的堆积，堆积出它的体量，堆积出不可思议的结果。

这种对照，还是一种预言——最后，我们都得在更浩荡的世界里寻找归宿。

《乡村教师》和《千年女优》之所以让我心驰神往，是因为我慢慢体会到那种对照，那种浩荡之感。我的生活中，确有村落，也确有宇宙舰队，确有这样的卑微，也确有这样的无边开阔。

从南疆荒漠中的绿洲小城，到万里之外灯火通明的城市，从心智未开的少年，到什么都懂得的中年，回顾来时路，我常常有那种从窑洞走入飞船的恍惚之感，这种恍惚，并非来自人生境遇的变化，而是来自人和事的堆积，经验和心事的爆发式涌现。少年时的我，从没想到，仅仅半生，就会经历这么多人和事，就会有这么多感触，就会突然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得，甚至远远超出我的带宽输送能力，和我的硬盘存储能力。我被这些人和事推送着，升入我的宇宙。

这些人和事，在别人那里，可能极其微小，微小到近乎虚无，在我这里，可能大于一个星球，可能小于一个沙砾，却都有各自的分量，不会被轻易忽略。这些人和事，经过时间的干扰，渐渐真假

难辨，或许白马本是黑马，腊梅本是杏花，星球本是沙砾，沙砾本是星球，到如今，只是一片漫漶的颜色和气味，但我依旧珍惜护持。我之所以成为我，不过是因为这些星球或者沙砾。我手捧这些往事，作为和失散的过往时光相认的信物。

新疆策勒通往于田的那条公路上，秋天的白杨树，碧空下静静坠地的金叶；夏官营小镇外的荒原，被落日和晚霞染成血红的峡谷和荒滩，芨芨草割破透明的狂风，发出细微的呼啸；兰州的家里，那个朝西的阳台，阳台外漠漠的山林，一年四季，鸦群在林子上空聚成黑色的、不断变换形状的点阵；青海腹地的小镇，夏天暴雨后，落日的金光突然冲破云层，照亮寺庙前的小广场，广场上的僧侣和孩童，被那道金光镇住，静了一静，像海水被划破了一个口子，随即又恢复喧闹；在山中那座军营改成的旅馆里，凌晨五点醒来，窗外的蓝天和白花，被微光染上淡淡的蓝紫。

我把它们写下来了，还将继续写下去。写，就像为星球和沙砾做上标记，徒劳无功，但又非如此不可。我得紧握我的故事，那是我的神明，我得记住我的感受，那是我的宇宙。在星辰之间，藏着每个人的一生。

谢谢杨晓燕老师、薛芊老师为这本书付出的辛劳，谢谢绿妖的序。谢谢我们的星辰和沙砾。

韩松落

二〇一七年二月

目录

序 / 安慰了人世间的艰难 i

自序 / 我口袋里的星辰 v

第一辑 我曾在新疆有一片旷野 001

沙漠长河 003

在大风的天气去草地 006

女疯子简买丽 010

童年提灯而来 014

旷野在召唤 022

第二辑 和田到兰州，浮生千山路 025

梨树下 027

捕梦者 030

愈禁忌，愈甜蜜 034

幽闭的快悦 040

和田之夏 043

时光机不能改变的 054

还有狂乱可以沉溺 057

沉默许久后，重新开口 060

去过英吉沙的人，都会带回一把刀 065

深深深呼吸 067

夜航记 070

花的力量 074

第三辑 青春即故乡 081

- 我十三岁的第二十天 083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88
镜子里的陌生人 091
唢呐 093
我的夏日广播站 095
知青歌谣 099
当时的月亮 102
危城记 104
离别在一九九六 107
我失去的音乐课 110
青春元年 113
我是怎么没有成为歌手的 124
西北偏北，沿虹而去 133

第四辑 万般喜乐，纷至沓来 145

- 饭局金锁链 147
我们热爱《百姓茶摊》 150
我们爱国货 155
老狼来我家 158
一起去吹风 161
朋友圈配伍禁忌表 164
最佳剧务 168
戛纳影帝 171
你吃过臭豆腐吗 174
宋毅语录 178

第五辑 兰州，最后一曲蓝调 199

杏花四月天 185

秋日惊奇 187

树犹如此 190

河流是一座城市的幸运 193

写在练习本上的小说 196

心是孤独的猎人 205

兰州，最后一曲蓝调 218

附录 草地之歌 251